

古史辨

第七册

吕思勉

編著

童書業

海南出版社

古史辨 第七冊

呂思勉
童書業
編著

蔣維喬題端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古史辨/顧頡剛等編. 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3. 6

ISBN 7-5443-0994-0/k. 77

I. 古… II. 顧… III. 中國—上古史—文集

IV. K210. 7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 (2003) 第 037202 號

古史辨

編 著: 顧頡剛 等

責任編輯: 野 夫

出 版: 海南出版社

570216 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

銷: 全國新華書店

購: 10005 北京市東單郵局 69 號信箱

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有限公司

010-65135806 13811995467 010-66419399 13901392147

<http://www.cnmovie.cn> E-mail: xinchaoshe2003@yahoo.com.cn

印 刷: 北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張: 213.25 插頁 2

字 數: 3470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數: 1—2000

ISBN 7-5443-0994-0/k. 77

(全七冊) 定價: 620 元

(Vol. 1-7) US\$. 240. 00

版權所有, 翻印必究。禁止以本次新版頁面進行網絡傳播。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由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調換。

此書出版，予在成都。編輯之役，由呂思勉、董書棠
兩君所為。今兩君已下世，予亦衰憊。然胸中所有
若干問題，需待寫出，其將作終天之閤乎？

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顧頡剛記

一個懷疑神話的神話

進士張生善鼓琴，好讀孟軻書。下第遊蒲關，入舜城。日將暮，乃排闥聳轡爭進，因而馬蹶，頃之馬斃。生無所投足，遂詣廟吏，求止一夕，吏指簷廡下曰，『捨此無所詣矣！』遂止。初夜方寢，見絳衣者二人前，言曰，『帝召書生！』生遽往。帝問曰，『業何道藝之人？』生對曰，『臣儒家子，常習孔孟書。』帝曰，『孔，聖人也，朕知久矣；孟是何人，得與孔同科而語？』生曰，『孟亦傳聖人意也；祖尚仁義，設禮樂而施教化。』帝曰，『著書乎？』生曰，『著書七千二百章，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，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。』帝曰，『記其文乎？』曰，『非獨曉其文，抑亦深其義。』帝乃令生朗念，傾耳聽之。念『萬章問，「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爲其號泣也？」孟子曰，「怨慕也」。』萬章問曰，「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；然則舜怨乎？」答曰，「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，「舜往于田，則吾既得聞命矣；號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」。……』帝止生之詞，憮然嘆曰，『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亦此之謂矣！朕捨天下千八百二十載，暴秦竊位，毒痛四海，焚我典籍，泯我帝圖，蒙蔽羣言，逕恣私欲；百代之後，經史差謬，辭意相反，鄰於詠諧。常聞贊唐堯之美，曰「垂衣裳而天下理」，蓋明無事也；然則「平章百姓，協和萬邦」，至於「滔天懷山襄陵，下民其咨」，夫如是，則與垂衣之義乖矣。亦聞贊朕之美，曰「無爲而治」，乃載於典，則云，「賓四門」，「齊七政」，「類上帝」，「禋六宗」，「望山川」，「徧羣神」，「流共工」，「放驩兜」，「殛鯀」，「竄三苗」，夫如是，與無爲之道遠矣。今又聞「號泣于旻天」，「怨慕也」；非朕之所行。夫莫之爲而爲之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致之者，命也；朕泣者，怨己之命不合於父母，而訴於旻天也。何萬章之問孟軻之知其對；傳聖人之意，豈宜如是乎？嗟不能已。久之，謂生曰，『學琴乎？』曰，『嗜之而不善。』帝乃顧左右取琴曰，『不聞鼓五絃歌南風，奚足以光其歸路。』乃鼓琴以歌之曰，『南風薰薰兮，草芊芊；妙有之音兮，歸清絃；蕩蕩之教兮，由自然；熙熙之化兮，吾道全；薰薰兮，思何傳？』歌訖，鼓琴爲南風弄，音韻清暢，爽朗心骨。生因發言曰，『妙哉！』乃遂驚悟。

——宋李玫纂異記張生——

紀念錢玄同先生

柳存仁

古史辨自從第一冊出版以來，經過差不多二十個年頭，現在已經出到第七冊了。在這第七冊出版結集的時候，有一位值得全國學者景仰的提倡疑古的健將，也可以說是開古史辨的風氣之先的老前輩錢玄同先生，却因為國難頻仍，水深火熱，幾年來蟄居在北平籠城裏，憂愁鬱悶，日甚一日，就在本書出版的前一年春天，悄悄的離開我們逝世了。

這真是我們學術界上的一個鉅大的損失！特別是在我們喜歡研究古史的朋友們，有不少的人，過去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受到錢先生的影響或鼓勵的，我們的心裏都蘊藏着一種莫名的悲痛！

錢先生並不是專門研究古史的學者。錢先生對於學術界的重大的貢獻，範疇極廣，成就極大，像文字學聲韻學的科學方法研究的提倡，國語運動的普遍推動，他老人家幾十年來所下過的苦功，幾十年來所出過的血汗，都足夠使更後幾十年間的學者們，循着他已經成熟了的主張和塗徑去闢創發掘，去爬梳剔取，不至於歧道亡羊，更不至於求魚緣木。然而在我們這十幾年所主張的建設新的古史，辨證舊的僞料的新運動裏面，錢先生又何嘗不曾有過同樣的成績呢？錢先生又何嘗不熱烈的討論和熱烈的鼓吹呢？

我們要想追溯錢先生過去對於古史研究的功績，我們同時也就不能不想到錢先生本身所接受的，和錢先生所貢獻給後來的人的影響。我們綜觀錢先生一生所發表的辨僞的文字，可以看到其中最顯明的一點，就是錢先生可以算是承襲着清代道咸間今文家極盛的餘緒，而又啓發了現代的用科學的治學方法來擴大辨僞運動的第一個人。

我們都知道清代是研究漢學極盛的時期。到了道咸之際，漢學本身的發展，一方面依照着乾嘉諸老所開創的考據精詳的風氣，一方面跟隨着外來的時勢的變化，都醞釀着發生了一種新的變更。這種新的變更，從博蒐精究的精神發展下去，就變成宗派的分別愈細，問題的考核愈深，不但分別了漢宋的不同說法，並且分別了今古文的不同學派。又跟着感受外來的震盪的時勢的影響，牠在為學問而學

問的研究態度上，又加了一種迎合時勢，注重經世致用的色彩。處在這個時代裏的著名的學者，前有莊存與，劉逢祿，宋翔鳳，後有龔自珍，魏源，到了清末，還有康有為，崔適，廖平諸人。玄同先生的辨偽的主張，有一部分，就是承接着這些位學者的精到的研究而來的。在古史辨的第一冊裏，他有許多篇文字，都相當的推崇魏默深的詩古微，書古微，更提起時代更早然而思想卓然自立一家的崔東壁。

可惜今文家的末流的主張，雖然辨別今古的方法能够更精，進取的精神能够更强，然而在治學方面，往往自立新解，附會經說，甚至於有思想過於奇特，見解日趨神祕，不容易叫人家相信的了。康有為所創的孔子改制的議論，對於思想的擴展上雖是一個大的革命，可是在考據的方法上卻很難站得住脚。並且歐西的學說東漸以來，中國文化的本質已因着外來的新影響而無日不在鼓盪之中，自然推演的結果，今文家的炫奇的新說，又敵不過科學方法研究整理學問的切實周到。當西學最初輸入的時候，國人還祇是標榜着體用的主張去採取和應用，尚未能認識科學的真價值。可是近二十年來，大家漸漸明瞭科學方法的長處，一切的學問的探討研究，即使內容材料，還多相像之處，牠的結論，多少和從前的舊說，判然不同了。古史辨最初的出版，累層式的古史觀念的揭發，都是建築在這時代精神上的。錢先生卻承襲了今文家改革進取的精神，又認識清楚了新的時代，新的治學精神的動向，自然而然的願意參加古史問題的熱烈的辯論，精細的研討，自然而然的發表出許多石破天驚的偉論了。

自從錢先生和其他的『辨偽』的學者們的努力提倡研究古史以來，十餘年間，古史的研究，因着參加者的進行方法和實際工作的不同，已經轉變過好幾次了，轉變的塗徑是很自然的，就是，我們最初都是疑古的，由疑古進而釋古，又由釋古進而考古。錢先生在古史運動初期的時候，最能够發揮疑古的精神，這是一般人士都公認的。我們現在想到古史辨出版到了第七冊了，國內外其他的書籍刊物商討中國古史的新著作，匯集起來，也有好幾百種，正是釋古的風氣極盛，考古的發掘萌芽的時代。回憶起一向對我們處在先進的領導的地位的錢先生，却正在這最重關的關頭，永離了我們長逝了，我們雖然仍要步趨着錢先生的勇敢的精神，向遼闊的古史範疇裏去開闢鑽求，勤勤懇懇的工作着不敢落後，可是我們瞻望着震懾着前人偉大的成就，又處在這深恐「中原文物自茲而斬」的苦撐的艱局，我們即使不再在形式上對錢先生有什麼更大的紀念表現，又怎樣禁得住我們心裏面的深潛的痛苦的追思呢。

二十九年十月，寫於香港銅鑼灣。

顧 序

我萬想不到，在這空前的戰事時期，這一冊古史辨竟以童丕繩先生（書業）奮鬥的力量，在上海出版。丕繩有意編這一冊，是四年前的事情，當時粗擬了一個目錄，曾和我商量過，無何事變突起，同人倉皇奔散。丕繩在鋒鏑之中挾稿而出，經過無數的困難，幾以身殉，方纔達到上海。像這樣的兵荒馬亂，人們的方寸盡亂，那有心思做學問的工作。而丕繩竟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編印出八十萬言的一部大書，這真不能不佩服他的『守死善道』的精神！

這一冊是專選十餘年來關於古史人物的傳說的論文的，自三皇五帝以至禹、啓、少康，以至羿、益、鯀、朱、稷、契、伯夷。近年的研究成績都收集在這裏，使人讀了可以認識這一班人物的由來和其演變，使得人們看了知道他們在神話中不見其必假，在人事中不見其必真，把一向人們對於上古史的智識來一個總改變。固然我們所考的未必一定對，但從現在稀少的材料中理出一個頭緒來，實在都是不得不有的猜測。我們先作了許多的猜測，讓後來人憑著這一點的根基，加以補充，作最後的論定，這是最切實的工作。

我曾在古史辨第三冊自序中說：『我深知我所用的方法（歷史演進的方法）必不足以解決全部的古史問題，但我也深信我所用的方法自有其適當的領域，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古史問題，這一部分的問題是不能用它種方法來解決的。』現在這第七冊出版，這類的論文合編在一起，大家看了可以想想，研究傳說的演進是不是只能用這一種方法？

固然，要建設真古史必須藉重田野考古工作的發現。但這工作的結果只能建設史前的歷史系統，如在實物上找出古代社會的文化建設和古代社會的生產工具，因以考見史前的政治、宗教、經濟各方面的情形；卻不能建設有史時期的古史傳說的系統。爲什麼？因爲有史時期的材料，存的就是現在這幾部經書和子書，佚的就是幾部經子和漢書藝文志裏記載的許多名目。存的因輾轉鈔寫的錯訛，和有作用的改纂，需待考訂是正的極多，佚的是終於找不見了，至多只能就古書所引用的輯出幾條罷了。這一方面的材料只有這一點，考古工作也許能夠加些，但不能希望得太大。例如晉太康中汲冢中發現的竹書紀年，是魏襄王時的一部編年通史，傳到那時只有六百年光景，竹簡還不曾腐爛，所以可以在傳統的古史之外添上一大筆古史材料。但竹簡究竟容易腐爛，如果這幾車竹書到現在還埋

沒在汲冢裏，恐怕即經考古家發掘出來也是化成灰了。在高原上的遺址裏固然還能發掘出竹木簡，例如斯坦因在和闐，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居延所得，但都是漢、晉時的公私文書，與古史無干。銅器上的銘文固然可作古史的旁證，但這種東西偏於歌功頌德，像現在銀盾、壽聯等禮物一樣，認識古代文化固為有用，而用來研究傳說不過得到稀少的幫助，甲骨文的發見固然是商代史的一個大寶藏，但也因那邊是商代數百年帝王之都，僅有這一點，別地方就不能作此希冀了。因為這樣，所以我們要建設起古史傳說的系統，經子乃佔極大部份的材料。能有新材料可用，我們固然表示極度的歡迎，就是沒有新材料可用，我們也並不感覺失望，因為我們自有其研究的領域，在這領域中自有其工作的方法在。

在第一、二冊古史辨中，只憑我一個人亂闖，到現在居然有許多人同我一塊兒工作了，集團工作的結果，居然把古史傳說理出一個系統，像這本書所載的了。這就（是）二十年來學術界的進步，可是一般貴耳賤目的人，還在罵『顧頡剛說禹為蟲』，『古史辨太過火了』，我願意他們肯耐心把這本書翻一下，千萬不要使疑古的人不盲目而反對疑古的人反盲目了。

爲了交通的困難，這本書的樣本我自己不能看見。憑了丕繩寄來的目錄，隨便說幾句話。扣槃捫燭，大可慚愧。記去年六月中，夢裏得一律詩，醒後但記二句，其詞云：『竄流萬死終靡悔，寥廓長天此一哀』，正是表現我寫此序的心理，就借此作序文的結束。

在中國最艱難的日子，我們一班人，一切生活都脫了軌道，心中有問題不得研究，眼中有材料不得整理，工作都停止了。賴有丕繩、寬正一班好學之士，這樣的孳孳矻矻，表現出中國的新機，祝頌未來的中國安和康泰，使得學人都有安定的工作，日進千里，補償這些年來的損失。

開明書店王伯祥先生等助成此書的出版，並致極大的感意。

常常有人問我，『古史辨要出到幾冊才完？』我答道：『古史辨是出不完的，只要中國古史方面有問題在討論，就有續出古史辨的可能。古史辨不是一人的書，也不是一世的書，而是一種問題的討論的記錄。你們把這一種書看作不定期的雜誌罷！』可是到了這次抗戰軍興，三年來如沸如湯，我自己也以爲只得停止了。萬想不到楊寬正先生（寬）的上古史研究導論系統地將古代重要人物的來源一一說明。

上編爲古史通論，中編爲三皇五帝之系統，下編爲唐、虞、夏之傳說。

劉歆的問題，待將來再與楊先生討論罷。

我很希望這各個問題，將來能古今雅俗打通了做，如我的孟姜女考和三皇考一樣，但此事甚不易，一則現行（在）流行民間之材料要費極大功夫不易搜集，而有研究民間事物興趣的人亦尚不多。但將來必應如是做。——如禹之傳說在民間雖成過去，而龍王傳說即接著起來。稷王故事仍延續發展。善射之羿雖不談，

而張仙、二郎故事又起來了。三皇考依道書而延續考下（去），可示一榜樣，但尚未作得好。

顧頡剛。

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日

楊 序

古史辨發展到了現階段，我們認為已有了飛躍的進步，在長夜漫漫中已找到了曙光。可是社會上一般人士，對此還不能十分了解；性急的人，嫌他進步得太遲緩了，往往聽得有人說：「你們研究古史，各有各的說法，至今還得不到一個系統的結論來，不免要使人頭昏了」。拘篤的人，又因此而以為古史是不可究詰的東西，往往聽得有人說：「古史傳說紊如亂絲，你說可信吧，確乎有許多不能使人相信的地方；你說不可信吧，似乎也有可信的地方，必須等待新史料的發現，然後可以研究」。更有那些自大的人，以為古史的辨論，根本沒有真是非，往往聽得有人說：「古史的材料太少了，逃不出幾本古書，而傳說又是那麼紊亂，不是很容易信口亂說的麼」？這樣的說法，至今還到處嚷着。誠然！有些人正在那裏拿着古史來玩把戲，天天挖空心思，信口亂說，真不免要令人頭昏，這確乎是我國史學界的病態！但是我們如果能平心靜氣，埋頭把古史傳說分析一下，整理一下，知道這紊如亂絲的東西，未嘗沒有頭緒可尋，決不是不可究詰的，也不是可以信口亂說的（那些信口亂說的，我們祇當他們是在玩把戲，那裏是在研究學問）。在最近的將來，一定會得到一個系統的結論。大家讀過了這冊古史辨，一定會相信我這句話是不錯的。

童丕繩先生這古史辨第七冊的結集，乃是這幾年來從事古史學研究者研究夏以前古史傳說的總成績。顧頡剛先生在第二冊古史辨自序上曾這樣地說過：

『從前葉德輝說：「有漢之攘宋，必有西漢之攘東漢，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」。（與戴宜翹校官書，翼教叢編卷七）想不到他的話竟實現在我的身上了！我真想拿戰國之學來打破西漢之學，還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，攻進這最後兩道防線，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』。

這冊古史辨正是研究古史的急先鋒，我們的敵人——偽古史的有意無意創作者——所設的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上重要的據點，已給我們突破了，古史辨的最後勝利，確乎已不在遠。

童先生編這冊古史辨，承蒙他把拙作中國上古史導論全部收入，佔了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。我這部導論的見解，固然是幾年來胸中久已積蓄着的，可是寫來非常草率，因為這是廣西教書的半年內編成的講義。我很感謝呂師誠之及童先生

各替我校閱修訂一過。而蔣大沂先生，又蒙他來函討論，也已收入了這冊古史辨。我這部導論，目的也就在利用新的武器——神話學——對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，作一次突擊，好讓古史辨的勝利再進展一程的。我此後還相繼續的向這方面推進，非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，決不停止。

當這冊古史辨校印快要完竣的時候，蒙童先生的好意，叫我再做篇序文，因此就把一時所要說的話，拉雜寫在下面。

夏以前的古史傳說的前身是神話，這一點我絕對堅持的。最明顯的，便是有那許多鳥獸的神話摻入在中間，有許多古史傳說中的人物，其前身不過是神話裏的鳥獸罷了。

舜的弟弟象，他的前身便是神話中的一頭象（據說聞一多先生也已看到了這一點）。象的封地據孟子說在有庠，可是其他的書多作有鼻：

『舜封象於有鼻，死不為置後』。（漢書武五子昌邑哀王傳）

『象傲終受有鼻之封』。（後漢書袁紹傳）

『昔象之為虐至甚，而大舜猶侯之有鼻』。（三國志魏書樂陵王茂傳）

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還說：『孟子曰：「封之有庠」，音鼻』；漢書鄒陽傳「封之於有卑」，注也載「師古曰：音鼻」，可知「有庠」「有卑」都是「有鼻」的假借字。象的特徵是鼻，而舜的弟弟象的封地就叫做「有鼻」，天下何以會有這等巧事呢？據後漢書注，有鼻「在今永州營道縣北」的鼻亭；據括地志說：「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，故老傳云：舜葬九疑，象來至此，後人立祠，名為鼻亭神」（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）。鼻亭原來是因「舜葬九疑，象來至此」而得名的。論衡書虛篇也說：「傳書言：舜葬於蒼梧下，象為之耕；禹葬會稽，鳥為之田」。那麼，這鼻亭是因為象來而得名的，同時又因為舜的弟弟象封在那裏而得名的，天下何以會有這等巧事呢？在古代，商人原有「服象」的事業，畜象本來是亞洲人特有的本領，至今印度一帶還是如此。呂氏春秋古樂篇上不是明明的說：「商人服象，為虐於東夷，周公以師逐之，至於江南」嗎？象為虐於東夷，而三國志又說：「昔象之為虐至甚」，舜的弟弟象，原來和商人所服的象，又是一樣的「為虐」。商人本來把「服象」當作重要的事業，所以「為」字甲骨文就像一手牽象的樣子。舜是商人的祖先神（舜即帝嚳帝俊），商人服象，而據楚辭天問，舜也在「服弟」呢。天問道：「舜服厥弟，終然為害；何肆犬豕，而厥身不危敗」？大約在神話裏，舜的弟弟就是一頭象，所以天問上會說出「舜服厥弟」的話來，「服厥弟」就是「服象」呵！天問似乎在說：舜服役着他的弟弟那頭象，終是闖禍害人，為何害到了犬豕，而舜本身卻沒有一點危險呢？

還有秦國的祖先神叫伯益的，原本也祇是神話裏的一隻燕子。「益」古或寫作「茲」（見漢書），就是「噬」的古文（見說文），和「燕」字古作「𪚩」，本是一字。燕古或稱「乙」或「𪚩」，燕字像燕的形狀，「乙」字像燕子叫的聲音，因為燕子

叫起來「乙乙」或「燕燕」，所以古人稱燕往往重言之。據呂氏春秋音初篇上說，燕子又是「鳴若嗑嗑」的，「嗑嗑」也就是「乙乙」或「燕燕」，那麼「嗑」和「燕」，原本當然就是一字了。燕古又稱玄鳥，殷人東夷自以為他們的祖先就是玄鳥所降生。玄鳥是殷人東夷的祖先神，秦嬴姓，即盈姓，本也是東夷之族，而秦的祖先神就叫做益，而且益在傳說裏又是管理草木鳥獸的，益的後代還多是些「鳥身人言」的怪物（見秦本紀），那麼，益不就是玄鳥或燕子麼？玄鳥本也稱鳳鳥，神話裏又稱為五彩之鳥。（證均詳導論）山海經大荒東經上說：

『有五采之鳥，相鄉棄沙，惟帝俊下友。帝下兩壇，采鳥是司』。

帝俊就是上帝（證詳導論），上帝旁邊有「采鳥」司事。西山經上說：

『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，是實維帝之下都，神陸吾司之，…有鳥焉，名曰鵷鳥，是司帝之百服』。

上帝那裏有鵷鳥管着帝的百服，據郝懿行的箋疏，鵷鳥也就是鳳：

『鵷鳥，鳳也，海內西經云昆侖開明西北皆鳳皇，此是也。埤雅引師曠禽經曰「赤鳳謂之鵷」』。

玄鳥鳳鳥原是上帝那裏服役的神物呵！益就是玄鳥鳳鳥，是服侍上帝的，所以上帝（即舜）要叫他來管理「上下草木鳥獸」，而益還謙讓，要讓給朱，虎，熊，羆去管理（見堯典），朱，虎，熊，羆原也是鳥獸中的佼佼者，在神話裏也是替上帝服役的，據說趙簡子病中上天去，在上帝那裏確曾看見過熊羆呢！（見史記論衡等書）山海經說：

『務隅之山：帝顓頊葬於陽，九嬪葬於陰。一曰：有熊，羆，文虎，離朱，鴟久，視肉』。（海外北經）

『附禺之山：帝顓頊與九嬪葬焉，爰有鴟久，文貝，離俞（即離朱），鸞鳥，皇鳥，大物，小物，有青鳥，琅鳥，玄鳥，黃鳥，虎，豹，熊，羆，黃蛇，視肉』。（大荒北經）

『狄山：帝堯葬於陽，帝嚳葬於陰，爰有熊，羆，文虎，雌，豹，離朱，視肉，吁咽。……一曰：爰有熊，羆，文虎，雌豹，離朱，鴟久，視肉，康交』。（海外南經）

『帝堯，帝嚳，帝舜葬於岳山，爰有文貝，離俞，鴟久，鷹，延維，視肉，熊，羆，虎，豹，朱木，赤枝，青華，玄實』。（大荒南經）

帝顓頊，帝堯，帝嚳，帝舜的葬地都有熊，羆，虎，豹，離朱之類，這便是堯典傳說的來源，也和舜葬地旁有象一般。帝顓頊等原來無非是上帝呵！從此也可知堯典上益要讓的朱，虎，熊，羆中的朱就是離朱了。離朱據山海經郭注，「今圖作亦鳥」。大戴禮和史記都說黃帝教熊，羆，貔，貅，貙，虎和炎帝打仗，黃帝也就是皇天上帝呵！（詳導論）左傳文公十八年說：

『高辛氏有八子：伯翳，仲堪，叔獻，季仲，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

季狸，忠肅共懿，宣慈惠和，天下之民，謂之八元。……舉八元，使布五教於四方：父義，母慈，兄友，弟恭，子孝，內平外成。」

山海經海內經說：

「帝俊生晏龍，晏龍是爲琴瑟，帝俊有子八人，是始爲歌舞」。

帝俊的八子，也就是高辛氏的八子，（王國維說）左傳高辛氏八子中有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狸，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熊，「季熊」當是「季狸」之誤，注：「師古曰：即左傳所謂季狸者也」。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狸或季狸，是始爲歌舞，不就是堯典上所謂「百獸率舞」和呂氏春秋古樂篇所說「以致舞百獸」麼？

在神話裏，做上帝樂師的，都是些野獸。呂氏春秋古樂篇說：

「帝顓頊生自若水，實處空桑，乃登爲帝，惟天之合，正風乃行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。帝顓頊好其音，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，命之曰承雲，以祭上帝。乃令鯀先爲樂倡，鯀乃偃寢，以其尾鼓其腹，其音英英」。

這是說帝顓頊在登極之後，覺得風「熙熙淒淒鏘鏘」地吹得好聽，就叫飛龍仿效了風的聲音造出一種樂曲來，叫做承雲，來祭祀上帝。又命鯀來作樂人，鯀就翻身睡下，拿他的尾巴來敲牠的肚子，「英英」地也成一種樂曲。原來顓頊的樂師是一條飛龍和一隻鯀！還有堯舜的樂師叫做夔，夔在神話裏是一種一隻腳的野獸，「狀如牛，蒼身而無角，一足，……其聲如雷，黃帝以其皮爲鼓，橛以雷獸之骨，聲聞五百里」（山海經大荒東經）。夔是一足獸，而堯舜的樂師夔也相傳是「一足」的。那麼，樂師的夔，不就是一足獸的夔嗎？古人對此早就發生了疑問，幸虧有那些自作聰明的讀書人解釋得好：他們說夔因獨通於音樂，一個人就够了，是「一而足也」，並不是真的「一足」（見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）。這西洋鏡在那時雖沒被拆穿，可是祇要我們仔細一考究，這西洋鏡在現代就會被拆穿了。堯舜和顓頊，原本都是上帝（詳導論），夔和飛龍及鯀，也不過是些野獸之類罷了。

大戴禮五帝德篇說：「龍夔教舞」，堯典也以夔龍並稱，荀子成相篇又說：「夔爲樂正，鳥獸服」，夔龍不很明顯就是鳥獸中歌舞的領導者麼？山海經說晏龍是爲琴瑟，呂氏春秋古樂篇說飛龍作效八風之音，察傳篇也說夔「以通八風」，龍和夔一樣是個野獸樂師。所以國語魯語上說：

「仲尼……對曰：「丘聞之……，木石之怪曰夔蜺，水之怪曰龍罔

象，土之怪曰羆羊。」」

原來夔是木石之怪，龍是水之怪，他們原是神國裏的怪物！夔作樂起來，「擊石拊石」，怕因爲牠本是木石之怪的緣故吧！案原始的野蠻人，往往學着鳥獸的叫聲來作歌唱，這一點美洲的印第安人最顯著。鳥獸是自然界天然的樂師，所以在古神話裏就成爲上帝的樂師了。

此外，禹和句龍原也同是社神的分化，顧童二先生的鯀禹的傳說和拙作導論，已有很詳盡的論證。山海經裏還有個叫應龍的，他是奉着黃帝的命令殺掉蚩尤的（見大荒東經大荒北經）。在呂刑上看來，伐蚩尤和滅苗民，原是一件事，都是上帝所執行的，山海經說黃帝命應龍殺蚩尤，而墨子非攻下篇說高陽命禹征有苗，黃帝和高陽原都是上帝的稱號，殺蚩尤和征有苗原也是一件事，那麼，上帝所命的禹和應龍，該也是一神的分化了。禹和句龍既是一神，禹與應龍又是一神，那麼應龍和句龍當然也是一樣的東西了。禹和句龍的功績在治水，而應龍也能蓄水（見大荒北經），楚辭天問上說：「應龍何畫？河海何歷」？也就是在說應龍的治水。王逸注說：「或曰：禹治洪水時，有神龍以尾畫導水，經所當決者，因而治之」。其實神龍就是禹的本身呀！禹在神話裏本是從上天降到下土來的，應龍也一樣的從上天降到下土，本來天地有着相通的道路，神人可以來往的，自從給重黎「絕地天通」之後，禹始終在下土做社神，做着「恤功於民」的事業（見呂刑），應龍的「不得復上」（大荒東經），怕也是這個緣由吧！

更有個古人叫蜚廉的，也作飛廉，有的說是夏后啓的臣子，「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」；（見墨子耕柱篇）有的說是紂的臣子（見史記秦本紀）；可是離騷說：

「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；鸞皇爲余先戒兮，雷師告余以未具」。

遠遊又說：

「歷大浩以右轉兮，前飛廉以啓路」。

據此，飛廉是個奔騰啓路的東西。淮南子俶真篇說：

「若夫真人，則動容於至虛，而游於滅亡之野，騎蜚廉而從敦圉，馳於方外，休乎宇內，燭十日而使風雨，……」

注：「蜚廉，獸名；長毛有翼」。如此說來，蜚廉原本又是神話裏一祇有翼的野獸了。因爲牠有翼，所以叫牠奔騰啓路；因爲牠能奔騰啓路，所以史記秦本紀說：「蜚廉善走」。

至於古史傳說裏的製器故事，也很多是出於神話的演變。山海經海內經上說叔均是始作牛耕，因爲叔均就是商均，本是社神田祖（見導論），所以神話裏會說牛耕是他發明的了。海內經又說：

「吉光是始以木爲車」。

吉光原是一種馬的名稱。逸周書王會篇說：「犬戎文馬，赤鬣縞身，目若黃金，名吉黃之乘」。吉黃又作吉皇，海內北經又誤作吉量，抱朴子作吉光，抱朴子博喻篇說：「吉光饑渴於冰霜之野」，「黃」「皇」「光」古本通用。因爲馬是拖車子的，在神話裏就說車子是犬戎名馬吉光所發明的了。

以上把古史傳說裏摻入的鳥獸神話，約略的舉了出來，此外沒有給我們揭發出來的，或許還多着呢。上面我們所揭發的，大部已由神話演變而爲人話，已由

鳥獸演化而爲人物。在古史傳說裏也有依然保存着鳥獸神話的原樣而不曾變的，這必須要在文化比較落後的氏族的傳說裏纔能找到。秦本紀所以還保留着鳥獸神話的影子，正因爲秦國文化落後的緣故，呂氏春秋古樂篇保存着野獸作樂的神話，也因爲這是秦國的作品，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郯子的一席話：

『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，鳳鳥適至，故紀於鳥，爲鳥師而鳥名；鳳鳥氏，歷正也；玄鳥氏，司分者也；伯趙氏（伯勞）司至者也；青鳥氏，司啓者也；丹鳥氏，司閉者也。祝鳩氏，司徒也；鴈鳩氏，司馬也；鴈鳩氏，司空也；爽鳩氏，司寇也；鶡鳩氏，司事也；五鳩，鳩民者也。五雉爲五工正，利器用，正度量，夷民者也。九扈（卽九鷹）爲九農正，扈民無淫者也』。

少皞就是契，世本上有明文。『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』，和『少皞摯之立也，鳳鳥適至』，原是出於同一神話的。少皞是玄鳥或鳳鳥所降生，所以他手下的官也都是——羣鳥。郯子是東夷，文化比較落後，所以能隨口說出一大套的鳥獸神話，使『孔子聞之，見於郯子而學之，既而告人曰：吾聞之，天子失官，學在四夷，猶信』（並見左傳），大加贊賞不止！因爲這等神話在中原早已漸次變成了人話，不能聽得到，偶而在東夷人的嘴裏聽到了，反而當作是新聞了。

在古神話裏，神和鳥獸都是人格化的，所以那些神和鳥獸就很容易的變成古史傳說裏的人物。可是也有些鳥獸沒有完全變成人，牠的形狀一半是鳥獸，一半是人的。

句芒和益原都是玄鳥鳳鳥的化身（證詳導論），可是益已化成了人（雖然他的子孫還有鳥身人言的），而句芒依然是那鳥首人身的怪東西（見墨子明鬼下）。

祝融就是朱明昭明丹朱驩兜（見導論），本是日神，楚辭招魂：『朱明承夜兮，時不可淹』，注：『朱明，日也』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：『朱明盛長，勇與萬物』，朱明也指太陽。傳說裏離朱離婁是黃帝時明目的人（見莊子天地篇等），離婁那樣的巨眼燭照，其實也祇是太陽神的分化，漢書揚雄傳說：『離婁燭千里之隅』，這是明證。離朱既然也就是祝融丹朱驩兜，我疑心丹朱驩兜狸姓鼈姓的說法，就由此推演而出，『離』『狸』『鼈』聲同。重黎也就是祝融（『重黎』之或爲一人，或爲二人，猶『羲和』之或爲一人，或爲數人），『重』便是『祝融』二字的合音（童丕繩先生說）祝融名黎的說法，怕也就由『離朱』一名而來，有時有人把祝融黎合稱起來，就或了重黎了。離朱據山海經郭注，『今圖作赤鳥』，也就是朱虎熊羆的朱，前已證明了。朱其實也就是鵠，山海經南山經說：

『南次二經之首曰柁山，……有鳥焉，其狀如鵠而人手，其音如痺，

其名曰鵠，其名號也，見則其縣有放士』。

郝懿行箋疏說：

『陶潛讀山海經詩云：『鵠見城邑，其國有放士』，或云鵠當爲

鷓鴣，一云當爲鷓鴣」

離朱和丹朱本都是日神，離朱是一頭鳥，而鷓鴣也是一頭鳥，那麼，日神原就是一頭赤鳥了。鷓鴣也就是鷓鴣（鷓古或作味），韓愈遠游聯句：「開弓射鷓鴣」，鷓鴣可以開弓來射，不很明顯是一種鳥麼？「鷓鴣」原是「驩兜」的異文（見漢碑及尚書大傳注），那麼驩兜也就是一頭鳥了。山海經說：

「謹頭國在其（畢方鳥）南，其爲人，人面有翼鳥喙，方捕魚。一曰：在畢方東。或曰：謹朱國」。（海外南經）

「有人焉；鳥喙，有翼，方捕魚於海。大荒之中，有人名曰驩頭，……

人面，鳥喙，有翼，食海中魚，杖翼而行」。（大荒南經）

驩頭就是驩兜，（見郭注。「頭」「兜」古通：漢書古今人表宋景公兜樂，史記宋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作頭曼，可證。）驩兜在神話裏人面有翼鳥喙，也還保存着半鳥半人的樣子。在神話裏，日中本有踰鳥之說，淮南子精神篇說：「日中有踰鳥」，天問說：「羿焉彈日？鳥焉解羽？」山海經大荒東經說：「一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皆載於鳥」。踰鳥也就是赤鳥，呂氏春秋應同篇說：「及文王之時，天先見火，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」；封禪書說：「周得火德，有赤鳥之符」；從天上降火下來，本是祝融的事，（見墨子非攻下篇）同時天先見火，則赤鳥銜丹書，這是因爲赤鳥就是祝融，本即日神火神之故。五德終始的說法，我以爲原也出於神話的組合。山海經鍾山之神燭龍也就是祝融，也就是鍾山之子鼓（詳導論）。而鼓也「化爲駿鳥，其狀如鷓，赤足而直喙，黃文而白首，其音如鷓」（見西山經）。駿鳥實在也就是鷓，所以鷓「其狀如鷓」而駿鳥也是「其狀如鷓」。大概古人把一種赤鳥當作了日神，這種赤鳥叫做鷓或朱或離朱，叫做駿，所以會有「日中有踰鳥」的神話。鷓是南方的鳥，見於南山經，驩兜也記在海外南經大荒南經，相傳放於崇山，「以變南蠻」（見大戴禮五帝德）。祝融於月令也屬南方。相傳南方的神鳥叫鷩明（見廣韻等書），楚辭遠游說：

「駕鸞鳳以上遊兮，從玄鶴與鷩明」。

「朱」「鷩」是一聲之轉，（山海經焦僇國，魏書東夷傳作侏儒國，可證。）鷩明也就是朱明呵。

古史傳說中的蓐收，我疑心那就是虎。國語上說蓐收是「人面虎爪白尾執鉞」的，是一個半虎半人的怪東西。怕就是昆侖山上的陸吾。西山經說：

「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，是實維帝之下都，神陸吾司之，其神狀虎身而九尾，人面而虎爪。是神也，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」。

大荒西經又說：

「黑水之前有大山，名曰昆侖之丘，有神人面虎身有文，有尾皆白處之」。

大荒西經昆侖丘的神，當然也就是西山經昆侖丘的陸吾。蓐收人面虎爪，而陸吾